

绿灯笼

蒋韵

著

一些凄美的、动人的、尘封的、被人遗忘的故事……

但，编选一部集子，
总有些“回顾”的
意思。让人心生感慨，感慨
时光的残酷。比如《绿灯笼》，写它
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却已是十年前
十年前，我试图跟随一些我虚拟的生
走进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用故事中
个孩子的眼睛，凝视半个世纪前的嘉陵江
夕阳、预警的绿灯笼、母亲和恋人的眼
炸、以及震惊全国的“大隧道惨案”。
历史掩埋了那些在幽深黑暗的隧道里
能重返空气和阳光中的不幸的人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绿 灯 笼

蒋 韵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灯笼/蒋韵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7

ISBN 7-5087-0619-6

I. 绿... II. 蒋...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6158 号

书 名: 绿灯笼

著 者: 蒋 韵

责任编辑: 侯 钰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 联 方 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010)66051698 66061723

电传: (010)6605171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装 订: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619-6/I·183

定 价: 19.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序”和“后记”这一类文字，我写得极少。一向不喜欢多谈自己的作品——要说的，在小说里已经都说了，再说反倒是画蛇添足，或者，言不及意。语言的有限性大约只有诗人和小说家体会得最为深刻：这世界上有许多领域许多事物是语言无法抵达和呈现的。因此，解释自己的小说，在我，永远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我害怕任何言说的方式都会伤害到那个已和我分离的独立的生命。

但编选一部集子，总有一些“回顾”的意思，让人心生感慨，感慨时光的残酷。比如《绿灯笼》，写它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却已是十年前的旧事。十年前，我试图跟随一些我虚拟的生命走进历史，走进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用故事中那个孩子的眼睛，凝视半个世纪前的嘉陵江、夕阳、预警的绿灯笼、母亲和恋人的眼泪、大轰炸、以及震惊全国的“大隧道惨案”。如今，有谁还知道那个惨案？历史掩埋了那些在幽深黑暗的隧道里挣扎、嘶喊、拥挤、互相践踏，却永不能重返空气和阳光中的不幸的人们。孩子，老人，哺乳的母亲，美艳如花、心怀梦想的姑娘，这些曾经存在过的活生生的生命，“历史”将他们毁尸灭迹。

而“小说家”使他们复活。

对抗遗忘，也许，这就是小说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书作者为自己个体生命留痕的惟一可能。

绿灯笼

值此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将这本为“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活动”新编选的集子，命名为——绿灯笼。

2005年5月10日于太原

目 录

绿灯笼	(1)
北方丽人	(70)
麦穗金黄	(109)
鲜艳的季节	(118)
完美的旅行	(159)
一点红	(199)
在传说中	(210)
想像一个歌手	(260)

绿灯笼

一、苏锦

刚到西南大后方那年，苏锦只有六岁。她家住在充城郊外依山而建的一所旧房子里。上下两层的小楼，住了大舅舅和她们两家人。小楼外有一片竹林，拾级而下，远远地就是嘉陵江了。

苏锦喜欢嘉陵江，她常常站在山上眺望江水。晴天，她数过往的船只，看江上的落日；雨天，她就看那一江的浓雾。六岁的苏锦想，这真苍茫。

苏锦无师自通地意会了一个汉语的词汇。后来，当她成为一个只有在梦中才能畅快地说母语的异乡人时，她常常想起嘉陵江对她的启蒙。生命中最生动、真实和鲜艳的那一部分流失了，母语是一条江水，永远带走了它们。

嘉陵江上有很多船。苏锦喜欢帆船、木船，不喜欢铁船。傍晚，泊岸的木船上洗菜洗衣的女人，总是让她神往。那种飘流的生活常常唤起她的柔情。

“将来，我也要做一个船上的女人，穿一身红衣服。”有一天她这么说。

小表姐哈哈地大笑，小表姐说，“你要做船工的老婆呀？”

14岁的小表姐居高临下俯看着苏锦。江上的落日腥红

绿 灯 笼

如血。汽笛声从远的江面上传来，长长的很忧伤。苏锦突然很难过，苏锦说，

“你什么都不懂。”

“你才不懂呢！”小表姐不笑了，“国难当头，你只想做船工的老婆。”

“我要回去吃饭了。”苏锦严肃地说。

她拾级而上，把小表姐甩在了身后。她觉得身后很明亮。不可否认小表姐是一个明亮的耀眼的姑娘。她的牙齿真灿烂，上面涂染着阳光。她就像四季一样美好和多姿多彩。1938年在苏锦后来的记忆中就是这样一个长河落日的傍晚，上面悬挂着小表姐永不凋谢的黑眼睛。

后来苏锦就看见一个一身戎装的青年军人，站在竹林下面，“啪”地向她行了个军礼。竹林正是一天中最明亮的时候，落日的金辉使它拥有了一种纯净得叫人心痛的辉煌。青年军人向她微笑着。

“小舅舅！”苏锦高兴地喊。

苏锦不知道小舅舅什么时候做了军人。她们离开南京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在昆明念书。但是苏锦并不奇怪，苏锦知道现在正在打仗。战争正在远的地方进行着。这个流亡的背井离乡的女孩儿渐渐熟悉了它无孔不入和颠覆一切的气味儿。

晚饭两家人在一块儿吃。外婆烧了豆瓣鱼，蒸了腊肉，算是给小舅舅接风洗尘。腊肉切得像纸一样薄，还有酒。很久以来没有这样的家宴和欢聚的夜晚了。但是父亲不在，大舅舅也不在。舅妈和母亲问东问西，母亲说，

“武汉怎么样？武汉能守住吗？”

母亲日夜关心着武汉的安危，因为父亲在武汉。他是

跟随财政部撤退到那里去的。分别时父亲对苏锦和苏杭说，“我把妈妈交给你们了。”

他们很想把妈妈再交还给父亲，但是办不到。嘉陵江上来来往往那么多的航船哪一只也没有他们父亲的影子。母亲总是睡不着觉，半夜里坐在灯下一支接一支抽烟。她的脸色被“骆驼”牌香烟熏染得日益青黄。但是母亲说那是气候的关系。充城的潮湿和雾气使她和所有的东西一起发霉。苏锦有时抚摸母亲，觉得她的皮肤像青苔一样冰冷滑腻。

小舅舅说：“武汉吗？武汉空战大捷，我们的空军和苏俄空军志愿队联合作战，击落敌机11架。”

可那是二月份的事了。苏锦听说过这个消息。那一天表姐们简直欣喜若狂。饭桌上吵吵嚷嚷只谈这一件事，小表姐宣布说，

“将来我要嫁给一个空军飞行员，一个英雄。”

大家都笑她。苏锦也笑。其实只有这句话苏锦真正听得懂。但是苏锦知道我们打了胜仗。苏锦很温暖。很久以来她已经习惯了听另外一些消息。人们总是说，北平失守了，天津失守了，上海陷落了，南京陷落了……南京陷落的消息是在他们来到充城不久听到的。母亲一个劲儿地哭。母亲说孩子我们无家可归了。

南京血流成河。血洗着南京的每一条大街小巷，血洗着六朝的繁华、秦淮的桨声灯影。苏锦日夜聆听着母亲的哭泣，战争就这样侵略了她的每一个白昼和夜晚。她想她家院子里那棵广玉兰树，是不是也被砍伤了呢？

梦里她看到大朵大朵白花，慢慢坠落，雪一样覆盖起尸体。

这是第一次，大家在饭桌上谈论胜利。接下来是台儿

绿 灯 笼

庄大捷。春天真好，虽然总是有雨和雾。表姐们在墙上挂起了地图。苏锦问，台儿庄在什么地方？大表姐指给她看，原来是那么小的一个小黑点。后来苏锦用红笔把那小黑点涂成了一朵小梅花。

现在小舅舅谈论着武汉的空战。但是这满足不了母亲。母亲洞若观火地望着那个身穿簇新军装的弟弟。他侃侃而谈。他说敌机坠毁的瞬间天空有一种奇异的寂静。他形容着那种寂静，他说那是自然的极限。母亲打断了他，母亲说，

“昨天，安庆失守了。”

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让人沮丧，它扫荡了餐桌上最后的其乐融融的假象。其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无线电在早晨就广播了这个消息。悬挂在墙上的画轴被长趋而入的风吹得一阵摇晃，即将出征打仗的小舅舅突然愤怒地说，

“安庆失守不等于武汉失守，目前我敢肯定你还不是一个寡妇。”

需要点灯的时候到来了，但是没有灯光，大家坐在渐渐降临的黑暗中，如同船在深水中沉没。母亲哭起来。小舅舅起身走到了堂屋外面。没有雾的天上，弯弯的月亮很亮。江风吹来了一些和平的春天的声音，甚至还有飞行员俱乐部那边的歌声。

小舅舅不知道苏锦就站在他身后。苏锦默默地站了很久。她聆听着云絮般的歌声的残片。这个春天的晚上将是苏锦对于和平生活的最后一个记忆。此时，撤退的父亲正溯流而上。归心似箭的父亲坐在江船上看到的是同一弯乡愁万种的月亮。但父亲永不会再看到满月了。消息是在几天后传来，日军的炮火击中了父亲乘坐的江轮。母亲真的

做了寡妇。小舅舅在那个春天的夜晚不幸说出了个讖语。

父亲的遗物中有一只洞箫，是真正的黄平箫，苏锦很想拥有它，但是母亲不许苏锦碰。

母亲形如槁木。江风吹来的时候，母亲像风筝一样飘飘欲飞。苏锦总是紧紧揪住母亲的衣角。苏锦说，

“妈妈。”

但是母亲不理睬她。母亲正在离开苏锦挣脱苏锦远去。苏锦看到有什么东西从母亲的头颅里飞翔而去，苏锦很恐惧。

父亲的遗体没有打捞上来，但是却捞上来一只属于父亲的提箱。里面有几件普通的换洗衣服、一张全家福、装钱的皮夹，还有他心爱的黄平洞箫。

他们把那些东西埋葬了。然后立起一块石碑。那些东西代替父亲长眠在了地下。石碑上刻着：

先夫苏孝慈之墓

未亡人苏林淑薇携儿女泣立

没有埋葬的只有那只箫。现在它取代了父亲和母亲同床而眠。母亲把它压在身旁另一只木棉枕下。母亲眼里飞过她和父亲共同拥有的岁月。那些岁月召唤着她，吸吮着她。母亲渐渐变成了一个血肉皆无的空壳，死亡的诡谲之气缠绕着她，像青藤缠绕着一棵枯木。

终于有一天，黄平洞箫不翼而飞，母亲掀开枕头，发现了那下面的空白。正在吃早饭的人们听到了楼上母亲的惨叫。苏锦率先跑上楼去，身后跟着表姐、舅妈和外婆。她们看到枕头被掀到了地板上，东一只西一只，还有被子和床单。母亲站在一片狼藉之中，正用一把象牙柄的裁纸

绿 烟 笼

刀一刀一刀划着床褥。苏锦冲上去抱住了她。苏锦喊：“妈妈！”苏锦感到母亲正在她的怀抱里分崩离析。

母亲猛地回过身来，一把抓住了苏锦的肩膀。

“你说，你把它藏哪儿去了？”

“妈妈！”

“你别耍赖，我知道是你，我早就知道是你。说，你把它藏哪儿去了？”

“我没有。”苏锦说。

“还敢说没有？”母亲“啪”地一掌打在苏锦脸上，“还敢说没有？还敢说还敢说还敢说？”

母亲打着苏锦。外婆和舅妈扑上来抱她。但是一个疯狂的心碎的女人是不可征服的。母亲拼命摇动着苏锦，把她细碎的牙齿摇得格格乱响。母亲说，

“你说不说，你不说我杀了你我也不要活！”

母亲真的举起了刀子，象牙柄的裁纸小刀在晦暗的背景上划出了亮丽的一道弧线。黑色的宁绸衣袖滑落下去，瘦骨伶仃的母亲的手臂像经不起任何碰撞的一种脆弱的植物。苏锦瞪大了眼睛。冷风从她张开的唇齿间呼啸而出，在咫尺之内在寒光闪烁的亮丽的地方凝结成闷闷的白雾，而母亲的脸也变成了虚飘飘的一片。

“淑薇你疯了！”苏锦听到外婆凄厉的声音，仿佛很远。

“她不会说，因为她不知道。”

苏杭就是在这时走了进来，也许他早就进来了但直到此刻人们才发现他的存在。他站在所有人的身后，神情严肃，他的声音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他说，

“放开苏锦，你应该来问我。”

母亲不相信地看着苏杭。但她终于垂下了手臂。黑色

的绫绸衣袖悄无声息滑落下来有一种飘荡的风的感觉。穿丧服的母亲依旧漂亮，黑色使她更显妖丽。她分开众人走向她的儿子，刀子还握在她的手中。她慢慢走到他的面前，说，

“你拿了它？”

“对。”

“为什么？”

“为了我们大家。”

“把它还给我，我求你了。”

“不。”苏杭说。

她知道他是巍然不动的。她说，

“我给你跪下。”

她真的跪到了地板上，哀求地看他，泪如泉涌，仿佛他不是她的儿子而是她的父亲。14岁的苏杭无动于衷。他直挺挺站着，望着母亲，摇摇头，

“这没有用，我决不会把它再交给你。你下跪没用，杀人也没用。你扮演一个绝望的寡妇扮演得太长了，你忘了你还是一个妈妈。你回头看看苏锦，她只有6岁。她已经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你如果还是我们的母亲的话，你就不要再胡闹，不要再伤心。你伤心的日子还长着呢，但是现在，不是你伤心的时候。”

他并不理睬跪在地上的母亲。他从她身旁走过，踩着那些被单和枕头，来到苏锦身边。他拉住了她的手，把她带出房间。他们走下咯吱咯吱作响的木楼梯，走出家门，他们穿过竹林，又一级一级走下湿漉漉的石阶。他们听到了江上的汽笛声。但是他们看不见远处的驳船。雾还没有散尽。太阳也没有出来。

绿灯笼

苏锦的手握在苏杭的手里。她觉得苏杭很大。在他们还拥有父亲的时候，苏杭从没有过这样亲切的举动。那时他很讨厌她，觉得她又娇气又难缠，父亲简直把她娇纵得无法无天，而对苏杭，则十分严厉。但是现在，严厉和娇纵的父亲都没有了。

父亲就沉睡在这大江里。

他握着苏锦的手。它嫩如花瓣。它的娇嫩传达出某种气息，告诉他作为一个哥哥一个兄长的责任。在这个受尽惊吓的早晨，他不知道怎样抚慰她。他说，

“你想不想去吃汤圆？”

苏锦就是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哭了起来。这之前她始终没哭。她大把大把抹着眼泪，一路哭到点心店。苏杭为她叫了一碗麻心汤圆、两块糍粑，它们很快摆在了油腻腻的方桌上。点心店里空空荡荡，只有穿蓝布褂的老板娘百无聊赖守望着一只肥胖的黄铜茶壶。街上行人也很稀少，这是一条僻静的背街。偶尔走过一些行人，他们刷了桐油的鞋底清脆地敲打着石子路面，有如某种单调的夜晚的更声。

刷拉拉滑过路面的，是废纸和落叶。刷拉拉的声音，使他们惆怅。

秋天这么快就到来了。

008 充城的炎热，也许持续了很久。但夏天在苏锦的记忆中就是失去父亲的悲痛和母亲伤心噬骨的绝望。夏天是一个灾难。她甚至没有感觉到炎热，她几乎觉得这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虽然她出了一身又一身的痱子。没人再在傍晚洗澡后给她往身上扑痱子粉，没有去扼制和扑灭它们如火如荼的生长。但是不知不觉，它们消失了，像静静退潮的海水。现在她的身体每个部分都新鲜如洗、光滑如玉，就

是说，充城的第一个夏天真的过去了。

那天苏杭带着她就在秋天的城里游荡。他们从背街走到闹市，他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商店，他们路过了生意清淡的咖啡厅，路过了戏园和电影院，他们也路过了堂皇的大饭店和熙攘的小食摊。他们甚至还路过了一个理发店，它旋转的红蓝白三色的圆形标志吸引了苏锦的眼睛。苏锦想起了南京。想起了那个叫“美迪”的美容厅，那真是一个漂亮的水晶般的地方，洁白芳香，一排排可以自由升降的椅子上坐着那么多气象万千的美人。母亲总是在“美迪”做头发，母亲给她一本小画书，一块牛皮桂花糖，她就静静地坐在一边，想往着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那气象万千的美人中的一个……她在充城的这个理发店门前站了一会儿，她又有点想哭。

理发店很热闹，每个城市都有那么多自己的丽人。

布店里秃头的伙计，技巧娴熟地挥动着木尺，丈量着一匹色彩缤纷的绸缎。阴凄凄的紫色，上面落了大朵大朵湿艳的花。那里有一种沉沦的窒息的鲜艳，像战时的后方。

009

太阳始终没有出来。他们走累了。他们在这一天像孤儿一样四处流浪。他们很干净，衣服上没有补丁，脸上没有灰尘。他们干干净净流浪着，追忆着往昔和他们的父亲。

充城是一座山城。它的建筑、它的地势、它的气味和它的颜色，它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家乡不同。他们是这里的外乡人。充城几乎变成了一个拥挤的外乡人的世界。因为别的地方在打仗。

后来他们爬上了一面高坡，他们听到了钟声。不知道那钟声是从哪里传来也不知道它是为谁而鸣，钟声在灰蒙蒙的江面上起伏跌宕。码头上一片繁忙。现在码头跟他们

绿 灯 笼

没有任何关系了，父亲再不会从那里向他们走来。但他们依然喜欢眺望大江，江水使每一个结实陈旧而单调的城市变得新鲜和风情万种。眺望是一种生活。

卖报的孩子跑上跑下地叫着。他们攀越台阶身体灵活得就像一只猴子。充城方言的叫卖听上去酷似某种高亢凄怆的戏剧高腔。苏杭买了一张《中央日报》，匆匆只浏览了一眼，他就说，

“武汉丢了。”

苏锦张大了嘴。她慌忙把脸凑在了报纸上。她只闻到了油墨的气味却不知道上面写些什么。她看到了那些密密麻麻的黑字，它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沉默地从她眼睛里退却。退却有时比进攻还要悲壮。她看不懂的报纸上，写的是：（为放弃武汉告全国同胞书）。

充城回响着钟声。那一天是10月31日。

后来，苏锦想，也许是一个城市的沉沦使她的母亲清醒。江边的另一个城市沉没了，他们站在充城最高的地方，仍旧眺望不到那个没有雾的残阳如血的城市。

天黑下来的时候，他们风尘仆仆、疲倦万端地走上了回家的路。他们走出了灯火管制的充城，走上了江堤。蛙鸣和水鸟的啼叫，还有汨汨的流水使苏锦昏昏欲睡。苏锦再也走不动，苏杭就把她背到了背上。

远远地，他们看到了一盏马灯，马灯在坡上亮着，朦朦胧胧照亮了台阶。苏杭背着苏锦，拾级而上，在阶梯的尽头，站着他们提马灯的母亲。母亲在等他们回家。

手提马灯的母亲，肃立在一个江城复灭的夜晚，就像是“战争”的一个注解。风吹着她苦难三千丈的长发。苏杭的眼睛一下子湿了。苏杭说：“妈——”

那一天没有任何征兆。充城天气晴朗，许多人家在折纸帛，预备酒饌，过“盂兰节”。

外婆和母亲也参加了折纸帛的行列。外婆是给外公折，母亲则是给他们的父亲折。外婆和母亲坐在堂屋里，一人脚下一只竹筐，黄的白的纸元宝就一个一个扔在那里面。

苏锦也学着折。苏锦的元宝折得又皱又扁。她觉得没意思了，就用那些金箔银箔折小船，折了一只又一只，长长地排了一排。外婆看了，叹口气，说，

“什么时候才能坐船回家乡呢？”

“总快了吧？”母亲支吾着安慰外婆。

“算了吧，别说宽心话，我也知道，这把老骨头算是抛在外边了。”

苏锦不喜欢听大人说这些丧气的话。她一个人走出了屋子，来到江边。江水一如既往地流着，但是很灿烂。充城难得有这样灿烂的晴天。梅雨季节总算过去了，在那些阴雨绵绵的日子里，苏锦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变得肮脏、虚浮和可疑。床脚旁生出了蘑菇，板壁上滴着水，所有的人看上去都被浸泡得冰冷和松软。苏锦小心地避开所有人的抚摸和碰撞，人的裸露的肌肤在那些阴雨的日子里总使她感到类似蜥蜴或别的爬虫的感觉。

阴雨中的旧屋像一座阴惨惨的古堡。但是现在，苏锦回望着它，它看上去像一个真的家一样亲切而宁静。一蓬蓬大丽菊在灰色的墙角下盛开着，当初不知是谁种植了它们又弃它们而去。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生长，它们呼喊般地怒放着，一晌贪欢，自由自在，仿佛到处都是它们艳丽又俗气的普照。

一切都给人一种地久天长的错觉。